

袖珍版《托斯卡》颠覆歌剧传统

◆ 陆群



作曲家是离开上帝最近的人

◆ 吴同

一位八十多岁的英国老太太——范尼·沃特曼，年轻时在英国是很有名的钢琴家，现在是很著名的钢琴教育家和音乐社会活动家。今年应邀来上海担任国际青年钢琴比赛的评委荣誉主席。对于在上海参赛的年轻学子，她会说些什么呢？

“每个人都有梦”，老太太说，“虽然每个人的梦不一样，但是实现梦的过程是非常美妙的。”老太太伸出手指向许忠说：“许忠就是如此。这个比赛是许多年轻钢琴家的梦想，同时也是许忠自己的梦想。”老太太用很肯定的语气说：“上海比赛使得周围国家的很多年轻钢琴家有了一个大展身手的地方，这是最重要的。”

老太太说话一顿一顿的，这并不是因为她说话感到累，而是她习惯用强调的语气。她在说话的时候始终保持一种振奋的精神状态，事实上那天她已经连续听了六个小时的比赛。但是在她脸上看不出有一丝疲惫。

她称赞参赛的中国学生和韩国学生很精彩。她说看得出来在这些选手的背后有很优秀的教师，是那些老师把他们教出来的。她认为关键是不能急于求成。即使是神童，也是一步步走出来的。这种时候父母要有耐心，要有信念，不能硬逼。很多孩子的天才最后就是这样被逼得消失了。饭是一口口吃的，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很多孩子有一点成绩就变得很自大，其实我看是他们的父母先自大起来的，是父母影响到孩子的行为。以前有很多天才孩子被领着去见鲁宾斯坦，去见托斯卡尼尼。结果才能很快就像蜡烛一样地消失了。她说话的时候顺手指了指桌上的蜡烛。

“即使你在比赛得了第一名，那意味着什么呢？那只是暂时的成功。我说这等于你在比赛以前，你是自己城市里的一条大鱼。现在比赛结束了，你获奖了，你成功了，于是你就变成游到海里去的鱼，当然就变得很渺小。”说到这里她笑了起来。她问身边的人：“中国有一句话怎么说？对，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就是这个意思。”

老太太经常告诫年轻人，一个大钢琴家的艺术生涯，其实是从比赛得奖的那一天开始的，而不是从你小时候第一次坐上琴凳的那一刻开始的。

她说从这次比赛中看，亚洲选手普遍比欧洲选手的成绩好。“我知道在亚洲，学习乐器和芭蕾舞都是从很小就开始。学生在工作的同时身体和智力也在成长。现在欧洲人学琴多半比较晚，到十几岁才开始。而那个时候的东方学生已经弹得很好了。所以这次比赛的标准很高。”她认为一个独奏家唯一不能教会的就是魅力。“现在的观众不像霍洛维茨时代，那个时候更讲究声音，而现在还要注重形象。”

“这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不管是否参加比赛，不管是否获奖，其实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比赛。”老太太的话充满了智慧。她说：“当你看瓦格纳的总谱，看贝多芬的原稿时，上面有很多涂涂改改的痕迹。因为他们在创作的时候思路来得很快。所以很多时候，这些音乐需要我们后人去体会，去发掘更深和更新的东西。作曲家是离上帝最近的人。他们有这份天才，给我们这几百年以后的人带来那么多的享受。这是奇迹。我经常在演讲中给大家说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他们现在和上帝一起在天堂。由于他们的存在，天堂的门向着我们开启。我们因此得到最好的礼物。世界因为各种原因把人分开。其中有政治的、民族的、宗教的和历史的原因。但是音乐无法分开。是音乐把我们又重新联系起来。”

最近，意大利皮科拉·利里恰歌剧团推出了歌剧《托斯卡》的“袖珍”版，用时长仅90分钟，有人打趣说这和早些年如同走马灯般更换的意大利内阁的执政时间差不多。

这个出自一位老资格的摇滚歌手创意的版本，摒弃了豪华背景的繁文缛节，真正的道具只剩了一把匕首、一个桔子和一个柳条筐。服装也简单，第一幕中的修女装束被红色的睡衣取代；女主角托斯卡自杀身亡之后，一个赛马骑手打扮的天使将她的灵魂携往天堂……凡此种种不免有离经叛道之嫌，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意大利年轻人日益疏远歌剧的形势所迫。

古典音乐目前在美国就整体而言难称景气，而歌剧却是少有的几个亮点之一。这主要得益于高超的营销战略和时新剧目的不断出现。但在威尔第和普契尼的祖国意大利，歌剧却像《波西米



亚人》中的咪咪那样已经奄奄一息。作曲家卢西亚诺·贝里奥曾愤而把意大利歌剧管理部门称之为“弱智”，断言一半歌剧院都该关门。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切奇莉娅与之遥相呼应，把意大利歌剧比作一个无人问津的博物馆，“里面的展品都积满了灰尘。”

瓦尔特·韦尔尼亚诺是图林歌剧院总经理，也是国家歌剧团联合会主席，他显然不认同歌剧“垂死”的说法，并历数了歌剧业

的阳光面，如那些国际知名的大剧院仍然一票难求；政府的资助虽然曾经减少，但目前已逐渐恢复中。然而他并不讳言，如今意大利歌剧观众的平均年龄要比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观众老了许多。

70多年前，托斯卡尼尼曾为自己乐团的赞助人的老迈而悲哀，因为他担心一旦资助不再，会给意大利的古典音乐招致毁灭。而今天歌剧观众的老龄

化，更成为意大利歌剧业的心头之患。皮科拉·利里恰歌剧团为改变这一现状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他们以“和年轻人交朋友”为宗旨，专推大歌剧的“节本”，既保留原作的精华，又加上一些应时应景、符合年轻人口味的细节，如《托斯卡》袖珍版让托斯卡和恋人马里奥死后接吻之类的光明结尾。所以该剧的改编者詹纳·沃尔皮不无自豪地说，袖珍版“给予观众的不是更少，而是更多。”

袖珍版《托斯卡》没有豪华演员阵容，更没有能容纳数千人的大剧场。“乐队”仅区区四位键盘手，演员是清一色的新面孔。而它的演出场次却创了新纪录，仅今年就达200场。但它在创造意大利歌剧史上寒酸之最的同时，却也不失动人心魄的魅力，用韦尔尼亚诺的话来说，“没想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年代，还有人会为这样一部简陋的歌剧潸然泪下。”

希伯来灵魂的音乐再现

◆ 道老诗

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民族在《圣经·旧约》中被称为“上帝的选民”(意为被上帝“选中”的民族)，这是一种幸运与不幸相交织的荣幸。自公元2世纪中被罗马人灭国驱散之后，这个民族经历了一千七百多年的流离，受尽屈辱和迫害；而与此同时，仍孕育出无数的人类精英：海涅、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卡夫卡……

希伯来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七天星期制”就是由希伯来人发明的。西方学者还将希伯来文化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和中世纪的哥特文化相并列，视为西方文明的三大精神源头。与古希腊人相比，希伯来人不那么看

重智慧的高超，而是更崇尚心灵的纯净；与哥特人相比，希伯来人的外形不那么勇武进取，而内心却更加火热激情。

希伯来文化的特质是感性的、冥想的，这种特质很适合用音乐来表现。有意思的是，在众多表现希伯来精神的音乐作品中，大提琴这件乐器又是许多作曲家的首选。

出生在瑞士的作曲家厄内斯特·勃洛赫是希伯来人的后裔(犹太人)。1915年，他在友人家中看到一尊希伯来祖先所罗门王的雕像，深受触动，希望在音乐中再现“心灵中蛰伏着的可敬的种族感情”，遂创作出大提琴与管弦乐队的《希伯来狂想曲-谢洛莫》(“谢洛莫”为“所

罗门”的希伯来语发音)。

所罗门是公元前10世纪古犹太王国的第三代国王，其治下的王国是希伯来历史上的全盛期，并且富甲天下。所罗门曾一度骄奢，晚年醒悟，重皈信仰。并作《传道书》流传后世。这首作品所要刻画的，就是那种“复杂、热情和不安的灵魂”。

德国作曲家马克斯·布鲁赫虽无犹太血统，却对希伯来音乐情有独钟，他取犹太教赎罪日晚祷时所唱的圣咏旋律，创作了大提琴与乐队《希伯来晚祷》，表达出那种“穿透历史的沧桑感和悲悯的宗教色彩”，这也正是希伯来文化的风貌。

(两首大提琴曲于今日在星期广播音乐会上演)



英国作曲家 Keith Burstein 的歌剧 Manifest Destiny 在爱丁堡 Fringe 艺术节上演后媒体评价毫不留情。其中有一篇评论激起了作曲家的愤怒，他遂将刊登乐评的报纸告上了法庭。

该歌剧剧情为一位离开居住在伦敦的犹太裔女友的巴勒斯坦作家回到中东。女友受到刺激报名参加基地组织作为人体炸弹受训者。训练营营长爱上了她，为了拯救她将行动透露给 CIA。随后两人纷纷入狱，女友在狱中自寻短见，留下剧本一出由营长出狱后带出。故事情节接近理查·施特劳斯的《随想曲》。乐评人 Veronica Lee 在伦敦《标准晚报》上批评道：“歌剧基调充满反美主义，对于认为自杀炸弹袭击者是英雄的想法也是极端谬论。”

作曲家认为报纸的乐评暗示自己赞成自杀炸弹袭击，遂以诽谤罪起诉报纸的发行商。法院初审判定报纸赔偿作曲家 8000 英镑，但二审驳回原判认为报纸文章合情合理，要求作曲家承担被告 80000 英镑的律师费。作曲家向英国上议院提起上诉但上议院拒绝终审，如今已向欧洲法庭提起上诉。

事实上这并不是 Burstein 第一次向媒体提起法律诉讼。若干年前他曾状告《泰晤士报》诽谤他，因为《泰晤士报》的报道提到“Burstein 组织观众唏嘘作曲家，尤其是在哈里森·比斯特维托的音乐会上……”

那次诉讼 Burstein 告赢。

英国作曲家状告报纸恶评

◆ 唐若甫

“音乐是我生命的真正价值”

——记旅法钢琴家宋思衡

◆ 梧笛

11月27日晚，上海音乐学院蜚声海内外的学子们聚首上海大剧院，以一台精彩纷呈的音乐会，欢庆母校80华诞。其间，当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三章末尾钢琴与乐队合奏的强音轰然而止时，全场瞬间沸腾，观众无一不为台上青年演奏家惊人的技巧、极具个性的琴声所深深打动。他便是获得国际五大钢琴赛事之一——法国玛格丽特·隆-雅克·蒂博国际钢琴比赛桂冠、被欧洲主流媒体称为“新一代古典乐坛领军人物”的著名旅法钢琴家宋思衡。

他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从上音附中后，宋思衡开始了随盛一奇教授近十年的学习生涯。其间他获得了国内外诸多大赛荣誉。

“在舞台上，他从来不考虑自我，永远表现音乐本身，灵魂深处为音乐所激动”，盛一奇教授曾这样谈及她的高足。的确，对于宋思衡来说，获奖向来不是重点所在，也并非叫人止步不前的理由，音乐所代表的是一种执着的攀登，一种人格和把握，自己未来的音乐道路应该何去何从，才是更值得思索的问题。他最终选择了去法国深造。2002年，经著名音乐家许忠的帮助，



宋思衡来到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学习。这所学院培养过无数闻名世界的音乐家，60年前，周小燕教授也从这里毕业。

“古典音乐毕竟是起源于欧洲的，去法国，让我学习到非常严谨的风格和更为正确的演绎和思考音乐的方式。”宋思衡如是说。在法国学习期间，他师从墨赫莱教授，并在各类国际钢琴大师班上师从白键羽等多位名家。2003年，他获得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最高演奏家文凭，并成为该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华裔教师。同时他也参加了诸如英国利兹等许多知名国

际大赛，并且创造了这些比赛中华人的最好成绩。

2004年12月，宋思衡参加第61届法国玛格丽特·隆-雅克·蒂博国际钢琴比赛一举夺冠，同时囊括最佳协奏曲奖、最佳独奏奖，这也是华人音乐家首次摘取这一国际最高级别钢琴赛事的桂冠。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总理拉法兰特别发来贺辞。

近年来宋思衡在欧洲，北美，北非等地展开巡演。他也受邀参加了多次国际艺术节，获得国内国际音乐舆论的好评。2004、2006年，他受邀担任在巴黎和摩洛哥的两项国际大赛评委，与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评委会主席雅辛斯基等一起参加评审工作，借此成为国际音乐大赛最年轻的评委之一。

舞台上的宋思衡是一位颇具大家风度的钢琴家，有着同龄人少有的成熟冷静。他的音乐激情而不失大气，沉静却不乏表现力，极富触动人心的力量。面对自己的成功，他心里是如何看待的呢？

“我想，这些都会过去的。在很多年以后，当这些不再被人们提及，他们心里记得的，只有你的音乐，这才是我生命的真正价值。”